

如何以「“祝你们郎情妾意，恩爱百年”我摘下凤冠套在他那美妾头上，扬长而去」为开头写一篇小说？

“祝你们郎情妾意，恩爱百年。”

我摘下凤冠套在他那美妾头上，休书甩在那负心人身上，扬长而去。

“你记住，是我休你，不是你休我！”

（一）

段渠迎娶表小姐的时候，息宁月正坐在房里换衣裳。

耳边是喜庆的锣鼓鞭炮声，一如一年前她嫁进段家来一样。

却比她那时热闹了百倍还不止。

毕竟，在众人眼中，段渠如花似玉的表妹与她这个海上女贼头，到底是不同的，待遇天差地别也在意料之中。

可笑一年前刚进门时的她还太气盛，在海上领着一帮兄弟，当霸主当惯了，一时遭逢冷落还转不过来，拉着段渠的衣袖问：

“不是说中原有闹洞房的习俗吗？为什么咱们家冷冷清清的？”

那时她用的已经是“咱们家”，却不知道，段家上下包括老太君，私下是用怎样的眼神打量她，更别说把她当自家人看待了。

成亲不久后，她去给老太君请安，特意带上兄弟们捎给她的海产，又记着段渠的嘱咐，张嘴就喊：“奶奶。”

也许是她声若洪雷，把老人家吓到了，及至被请出门时，她也不见老太君回她一声，更别说有个笑脸了。

那包她精挑细选，仔细包好的海产，隔天就在府里运出去的一车渣滓里发现。

她不嫌脏地一把捞了出来，心疼不已地去找老太君，老太君却闭门不见，最后倒是表小姐琴贞出了房，拖着一袭纱裙，对她细声细气道：

“表嫂，奶奶吃斋念佛，不能碰这些的，她说……要你也以后少杀些生，莫妄造业孽……”

她一口气堵得上不来，还好段渠及时赶到，好说歹说将她拉了回去。

回去后她对着那包海产发呆。

所谓一厢情愿，自取其辱，不过如此。

久而久之，她也就看开了，她从海上千里迢迢跟着段渠来到中原，只要段渠一心一意待她好，别的有什么好在乎的？

可就是那个曾经握紧她的手，当着海上的满天繁星，许诺白首不相离的男子，如今却在前厅，欢天喜地地迎娶另一个女子。

才只有一年，她从东赤海到段家，才仅仅一年。

息宁月叹了口气。

伸手将马靴的最后一颗铆钉扣上，她弯腰开始去箱底找自己的长鞭。

也就在这时，一个略带哭腔的声音由远至近地传来：

“夫人，少爷和表小姐在拜天地了……”

是息宁月的贴身丫鬟俏儿，段家唯一对息宁月忠心耿耿的人。

她是急着来“通风报信”的，却甫一见着息宁月的装扮，人就傻了眼。

大红烈烈的一身，散下了为人妇的发髻，银带束腰，长鞭在手，俨然又恢复成了一年前刚来段家时的模样。

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。

俏儿忽然慌了，上前就抱住息宁月的腿：“夫人，你可别冲动啊！”

息宁月失笑，轻轻推开俏儿。

“俏儿，你以后要学厉害点，莫再叫人欺负了……”顿了顿，“我会想你的。”

没头没脑的话还不叫俏儿回过神来，红袍一甩，息宁月已然出了房门，昂首大步向前厅走去。

息宁月的到来，打破了一室欢喜热闹。

段渠正与琴贞拜到第三下，余光瞥到那袭红袍，身子蓦僵。

踏着所有人的目光，息宁月一步一步走了进来，旁若无人地给自己倒了杯酒，仰头一口饮尽。

满堂噤若寒蝉，琴贞也颤着手掀了盖头，惊恐地望向息宁月，缩在段渠身后瑟瑟发抖。

息宁月暗自好笑，口中的酒却苦涩地滑入喉中，瞬间占满了心田。

“好了，你的喜酒我也喝了，”一抹嘴，息宁月红袍烈烈地走上前，向段渠拱手一笑：“段渠，咱们好聚好散，我要回东赤了，这是给你的休书，收好了。”

说着，一纸休书携风向段渠迎面飞去，段渠措手不及，颇有些狼狈地接了下来，脸色煞白一片。

“字是丑了些，却好歹也是你一笔一划教出来的，以前还老埋怨你成天教我念那些酸诗，不过现在想来倒有一句说得好，你若无情我便休……”

不紧不慢的声音里，息宁月脸上始终带着笑，漆黑的眸光下，一身红袍长鞭却衬得她明艳逼人，不可方物。

还不待段渠开口，她已然拍拍手，拂袖转身，“段渠，我走了，后会无期。”

挺直的背脊头也不回，散发出来的肃杀之意震得宾客们纷纷让出一条道，躲在段渠身后的琴贞松了口气，却明显发现段渠身子一颤，捏紧休书的手骨节发青。

（二）

万里长空，海风呼啸。

息宁月回到东赤的那一天，所有海船一字排开，长长的鸣笛声划破天际，弟兄们将她团团围住，欢呼雀跃。

听着那一声声久违的“大姐头”，望着那蔚蓝壮阔的海面，息宁月一时豪情万丈，眼眶却不觉湿润了。

她一步步走进人群中，迎着那双琥珀色的眼眸，走向那道挺拔的身影，一头扎进他怀中，泪流不止。

“白塔，我回来了。”

海风一下一下拍打着船身，呜咽作响，她长发飞扬，耳边仿佛又响起段渠的声音。

那日她离了段家，驾马出城至西郊时，身后忽然传来一声急唤，回首望去，竟是喜服凌乱的段渠快马追了上来。

她瞳孔皱缩，心跳如雷。

翻身下马，漫天柳絮纷飞间，他们遥遥相望。

段渠喘着气，胸膛起伏着到底开了口，却是一句：“我，我……来送你一程。”

像一盆冷水兜头浇下，她猛地握紧长鞭，呼吸一窒。

也许她永不能忘却那一幕，隔着眸中升起的水雾，她望着段渠笑了，声音飘渺得不似自己：

“段渠，你早点说当初娶我只是图一时新鲜罢了，我好歹在东赤也有海上鹰的名头，你去打听打听，我息宁月绝不是死缠烂打的人……”

“阿宁，我……”像是生了愧疚，段渠眸含悲怆地想要上前，她却扬鞭在地上狠狠一抽：“站住！”

往日誓言还赫赫在耳，讽刺得像个笑话——

请东赤的海神明证，我段渠今生今世只爱息宁月一人，如若负心，便罚我葬身大海，尸骨无存，与风浪长眠。

所谓天长地久的今生今世，不过只换得今岁今时的一段荒谬。

她深吸了一口气，双眸终是染了凄色，一鞭子朝段渠抽去，吡的一声，在那张芝兰玉树的脸上留下了一道血印。

转过身，再也不去看他，掠袍上马。

“滚吧，你挨了我这一鞭，我们便恩断义绝，两不相欠了。”

骏马奔腾间，她听不见身后段渠的声声呼唤，听不见自己纷乱如雷的声声心跳，脑中只有那些忘不掉的曾经，一遍遍地回响在耳畔——

“我叫段渠，问渠哪得清如许的渠。”

“海上的女子都似你这般豪放吗？”

“阿宁，你当真愿意舍弃一切跟我走？”

那个傻木头，不知道东赤海神的誓言不能随便发吗？她狠心抽他一鞭，了却誓言，是到底不忍心看他日后葬身大海的。

只可惜……伸手抚上腹部，漆黑的眼眸闪过一丝哀伤。

她可怜的孩子，注定一出生就没有爹了。

那个欣喜难眠的夜晚，她好不容易等回了陪老太君去上香的段渠，却还没来得及告诉他这个好消息，他已先对她开口，一脸疲倦：

“阿宁，奶奶要我娶贞贞，我拗不过……只能委屈你了。”

（三）

段渠在两年前出海来到东赤寻药，被抓到了息宁月的船上。

彼时那张文雅俊秀的脸涨得通红，拼命挣扎着不愿跪下，嘴里嚷着：

“男儿膝下有黄金，跪天跪地跪父母，怎能跪海盗！”

那义正言辞的模样叫息宁月一眼就看中了，扑哧笑了出来，红袍一甩，上前拂开几个手下，一把揪住段渠的衣领，瞪大眼作出一副凶神恶煞之状：

“你可知我是谁？又知不知道你带人擅闯的这片海是谁的地盘？你就不怕我们这群海盗烧了你们的船，扣下你们的人，叫你们有命来无命出？”

段渠的脸色渐渐发白，息宁月瞧着有趣，憋住笑冷冷道：“那么现在，大少爷，你是跪还是不跪？”

此后每每回忆起这段初见，息宁月都会笑得前仰后翻，而段渠则会恼怒地去堵她的嘴，一旁的白塔皱眉不语，看向段渠的目光深含厌恶。

那时的息宁月最后到底绷不住了，听着段渠“一人做事一人担”，有如托孤般的“遗言”时，忍不住哈哈大笑，却被白塔不悦地拉开了：

“阿宁，别闹了，扣下货物，将你们人赶出东赤就是了。”

他们要放人，却没想到段渠那富贵少爷不愿意走。

段家世代从商，富甲一方，此次段渠出海最主要的目的不是做生意，而是想为家中祖母求一味灵药，治愈那多年纠缠的眼疾。

所谓的灵药，其实是东赤海一种珍稀海鱼的骨胶，却是极难捕捉，千金难求。

段渠看起来文文弱弱，却不想是个倔强性子，梗着脖子死不松口，说不得到骨胶绝不回去。

息宁月也来了兴致，挑眉笑道：“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那就委屈段大少爷留下来给我这海盗头子打杂了，什么时候叫我满意了，什么时候我就帮你去捉鱼取胶！”

就这样，即使白塔极力反对，段渠也还是留了下来，伴在息宁月身边。

这一留，就留了大半年。

从最初的格格不入，到逐渐能适应海上的生活，到最后甚至能融入息宁月的海盗帮子里，做个像模像样的教书先生。

他开始发现他嘴中的“海盗”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凶暴残忍，相反在东赤他们倍受爱戴，驰骋大海，庇佑四方渔民，赶走外来势力，是当地人的守护神。

而海贼头息宁月更是有海上鹰之称，在东赤人心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。

但她对段渠却总是凶巴巴的，使唤来使唤去，连段渠吃不惯新鲜的海产，也非要逼着他吃。

“你吃不吃？再不吃我就叫白塔把你丢到海里去喂鲨鱼！”

段渠气得浑身发抖：“你，你这人蛮不讲理！”

息宁月摊了摊手，笑咪咪地道：“谁要和你讲理？那是你们读书人干的事，我们海盗可不需要讲理。”

等到段渠被迫吃了一大盘，扶着桅帆上吐下泻时，有人凑了上来，啧啧羡慕道：

“段公子你可真是好福气，我们大姐头还从没对人这么好过！”

段渠怪叫着抬头：“她？她对我好？”

“是啊，正所谓入乡随俗，我们海上有不成文的规矩，大家伙同吃同住，尝过本地的海产才算一家人，东赤的海神才会保佑你平平安安，大姐头昨几个亲自帮你捞了一大盘，料足味美，自己一口都没吃全给了你，还嫌对你不好？”

段渠怔住了，耳边恰巧传来息宁月爽朗的笑声，抬首一看，那身大红袍正站在船头指挥水手们扬帆起航，一头长发随风飞扬，灵动的眼眸粲然若星，浑身上下说不出的艳彩逼人。

不知怎么心头一跳，段渠赶紧垂下眸，从未有过的感觉汹涌漫上，那些话还不停回荡在耳边：

尝过本地的海产才算一家人，才算，一家人……

远处海鸟飞过，碧海蓝天，水面波光粼粼。

（四）

段家得罪权贵，满门抄斩的消息传来时，息宁月正在白塔的悉心照料下安胎。

几乎是腾地一下站了起来，她手边的碟盘打翻在地，支离破碎。

一张脸瞬间惨白无色。

还不待息宁月抽鞭出门，白塔已一把拉住她，忍无可忍地怒吼道：

“阿宁，段家和你已经没有关系了！”

息宁月身子微颤，两只手抖着抖着，眼泪便落了下来。

是啊，没有关系了，他娶了别人，她休了他，曲终人散，还有什么关系呢？

可为什么午夜梦回时，梦中总是会出现那袭青衫，那张不变的最初容颜？

各种各样的画面交织成了一张网，把她牢牢缚在中央，挣脱不得。

他骂她野蛮，她气得揪住他的耳朵，恨铁不成钢：“呆木头，我只对你一个人野蛮，你究竟懂不懂？！”

阳光下，他给她画像，画中人红袍长鞭，叉腰远望海平线，威风凛凛的模样，她心里欢喜，却故意挑刺：“凶了点，我的侧脸还应当再柔和些。”

他却摇摇头，抱着画像慢吞吞地道：“丹青绘制最忌虚假，当讲求实事求是……”

有一日海上风暴突起，惊涛骇浪间，她和兄弟们奋力与天公相斗，他却忽然从船舱里拱了出来，挤到她身边，大雨中嘴巴张张合合，不知想说些什么。

她急得一瞪眼，甩开他：“添什么乱，快滚进去，小心被风刮走了你！”

事后她问他，他却如何也不肯说了，她作势拿鞭子抽他，他情急之下才泄了心中秘密。

原来竟是从未见过那样大风暴的阵势，以为不测，抱着翻船前好歹见她最后一面的心思，说出心底话不让自己留遗憾。

那些朝夕相处间不知不觉滋生的情愫，在海面上漂荡的无数个日日夜夜中，早已悄无声息地占满了整片心……

她从没见过他那样语无伦次的样子，白皙的脸上都染了绯红，似乎又在恼怒自己，看也不敢看她一眼。

她扔了长鞭，叫了声“呆木头！”，一头扎入他怀中，笑得满眼泪光，是平日从未有过的似水柔情。

梦境的最后，是东赤的满天繁星下，他在她耳边允诺，一字一句，温柔得不真实。

他说，阿宁，你愿意跟我走吗？

梦境戛然而止，她从床上坐起，大口喘着气。

海上的夜晚黑得叫人绝望，冷风一下一下拍打着窗棂，她在黑暗中坐了很久后，忽然捂住脸，泪如雨下。

像是白日里所有的伪装都在顷刻间崩塌，夜阑人静时，只有刻入骨髓的寒。

（五）

当息宁月与白塔领着一批兄弟杀入法场时，她心跳如雷，并不是出于害怕，只是因为要再次见到那个朝思暮想的人了。

一鞭子抽飞眼前的官兵，息宁月飞身掠上刑台，直朝段家一排囚犯奔去，脱口而出便是一句：

“夫君别怕，我来救你们了！”

瞅准中间那个清瘦身形，她一把掀开头套，脸上的神情却瞬间凝固，几乎是同一时刻，她回过头嘶声厉喝：“上当了，兄弟们快撤！”

却是为时已晚——

刷刷刷，机关一触即发，刑台上一众假犯人四散如潮，一个牢笼从地而升，还不待息宁月抽身而退，已在电光火石间将她牢牢困住！

不远处的白塔看见这一幕，目眦欲裂：“阿宁！”

混乱不堪的局面中，一个身影跌跌撞撞地跑了出来，赫然正是息宁月心心念念的段渠！

段家老小跟在他身后，叫官兵护得严严实实，监斩官下了台大步流星地攀到段渠身边，抚掌大笑：

“总算抓到这东赤女贼头了，段老弟，你是功不可没啊！”

息宁月瞳孔骤缩，霍然抓住栏杆瞪向段渠，难以置信。

一场“官匪大战”就此定局，四周埋伏好的官兵纷纷制住了东赤的人，迷惑人心的假象通通撕裂，这从头到尾不过是一出请君入瓮的好戏！

可笑的是，他们拼死来救的一家人就躲在看台后，将这出戏欣赏得淋漓尽致，而满身血污的戏中人却浑然不知。

隔着牢笼，息宁月不住颤抖着，死死瞪向段渠，嘴唇都咬出了鲜血，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段渠俊秀的一张脸惨白如纸，无数难以言喻的情感闪过眸中，悲痛、愧疚、无力……却被身后一声娇呼倏然唤醒：

“夫君，奶奶晕倒了！”

（六）

昏暗的地牢里，息宁月脱下了那身艳丽的红袍，换上了灰扑扑的囚服，披头散发，脸色苍白。

牢门吱呀一声开了，木然抬头望去，竟是一袭青衫的段渠。

息宁月眨了眨眼，眸如死灰。

段渠尽量抑住紊乱的呼吸，声音却还是抖得不像话：“阿宁，我……来看你了。”

息宁月长睫微颤，脸上却依旧是面无表情，似一口枯井。

段渠喉头滚动下，一步步走近息宁月，涩声开口：“你放心，我……我会救你出去的。”

那个纤秀的身子听到这才终是有了反应，却是一点点抬起头，漆黑的眼眸望向段渠，四目相接了许久，最终笑了——

“段渠，我果然很好骗是不是？”

